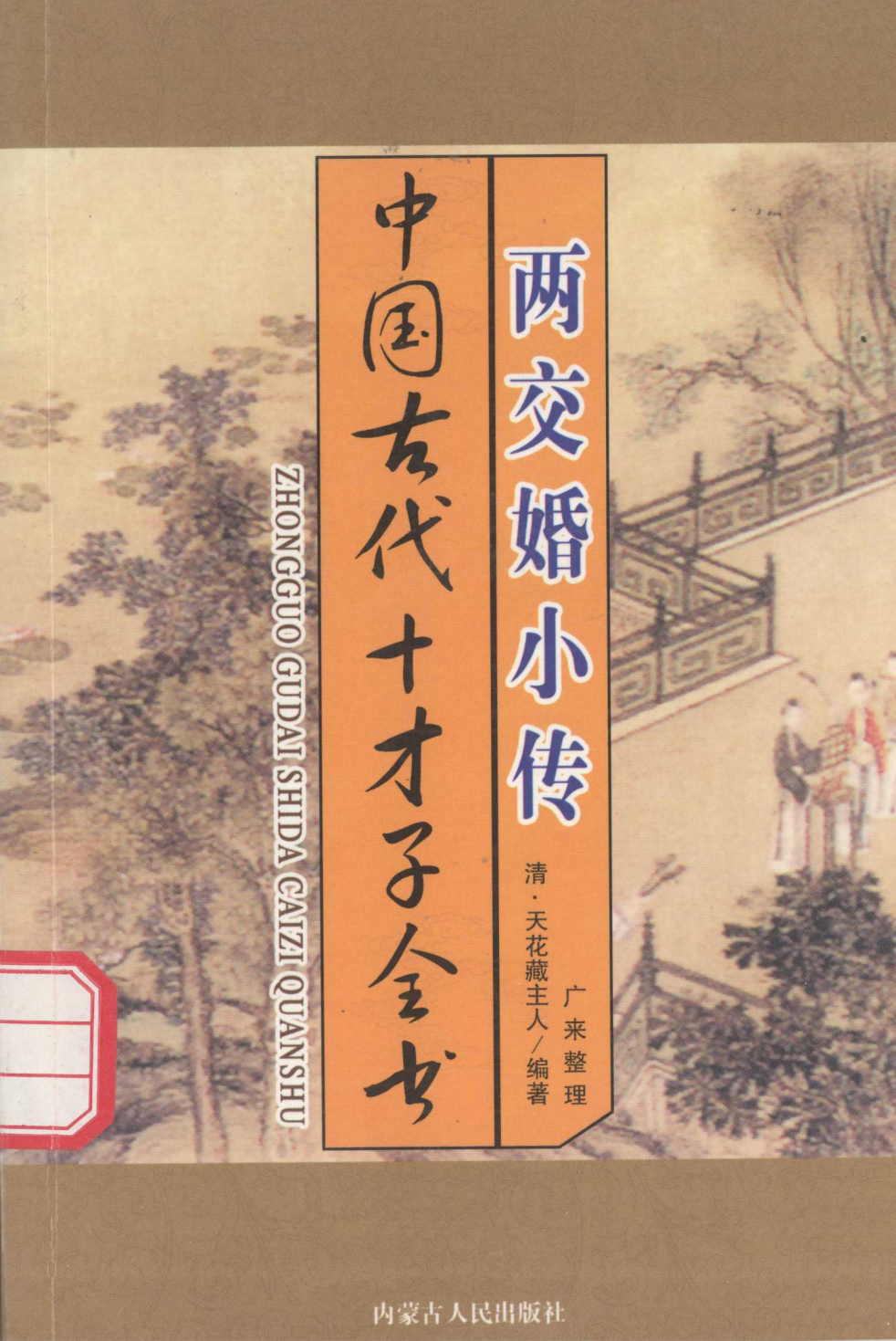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两交婚小传

清·天花藏主人 / 编著
广来整理

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

ZHONGGUO GUDAI SHIDA CAIZI QUANSHU

中国 古代 十才子 全书

两交婚小传

清·天花藏主人

广来

馆 藏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1160 千字
印 张	79
版 次	1997 年 6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书 号	ISBN7 - 204 - 03586 - 0/I · 629
定 价	298 元 (全十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题破庙触怒生怜
 溷香奁虚夸惹厌 (1)
- 第 二 回 刁天胡热讨一场羞
 强不知艳谈天下美 (15)
- 第 三 回 甘不朵误入湘妃祠
 辛荆燕大开红药社 (29)
- 第 四 回 访青楼喜遇有心人
 探香闺开出多情路 (43)
- 第 五 回 慕芳香改装女子
 怜才貌愿变男儿 (57)
- 第 六 回 近朱者先窃红香
 未来者细商黑漆 (73)
- 第 七 回 辛解愠指子夜明明挑绿绮
 甘不朵咏灯影暗暗系红丝 (88)
- 第 八 回 恨积雨误佳期书生空着急
 赏牡丹怜俊彦父母也留情 (102)

- 第九回 黎瑶草最有心思能忖度
甘非想不加声色善提防 (116)
- 第十回 刁天胡赖婚姻自告自
王知县审官司单打单 (130)
- 第十一回 彤管生花一时惊县座
赤绳系美千里报师恩 (145)
- 第十二回 暴将军张阉外杀风流
辛小姐饰泥中弄强横 (160)
- 第十三回 乔公子瞒不到底现还原像
假夫人巧饰眼前装出真腔 (174)
- 第十四回 占高魁准拟快乘龙
寻旧约何期惊去凤 (188)
- 第十五回 辛光禄事忧差再暗订前盟
甘探花心不变偏硬辞贵聘 (202)
- 第十六回 为辞婚触权奸遭显祸
因下狱感明圣赐归婚 (216)
- 第十七回 痴恶汉向外亲探内事
俏佳人借古迹索新题 (231)
- 第十八回 四才子两交婚大快素心真得意
双夫妻齐面圣特加恩爵大团圆 ... (244)

第一回

题破庙触恁生怜 淘香奁虚夸惹厌

词曰：

花簇簇，看花莫不夸今谷。夸金谷，
谁道幽兰，山中馥馥。

傅瀕未始非天禄，鸾萝久矣无青目。
无青目，有眉空画，有书空读。

——上调《忆秦娥》

自古才难，从来有美。然相逢不易，作合多奇，必结一段良缘，定历一番妙境，传作美观，流为佳话。故《平山冷燕》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。然芳香不尽，跃跃笔端，因又采择其才子占佳人之美，佳人擅才子之名，甘如蜜、辛若桂、姜者，续为二集，请试览之。

话说四川重庆府缙云山下，有一地名叫做横黛村。村中有一湾溪水，绕村而流，冬夏不竭，湾湾皆澄清见底。独到白石堰这一湾，却水光墨黑，因又叫做洗墨溪。这洗墨溪上，却住一个人家，绿树成荫，青山屋里，虽非乔木世家，却也是数百年以外的旧族了。这人家姓甘，说起来相传是三国时刘先主、甘夫人的支派。虽远不可考，而近代以来，也还算做衣冠文物之家。传到他这一代，不幸父亲甘霖久已殁了，只有寡母田氏在堂，抚养他一兄一妹。

兄名甘颐，别字不朵。妹名甘梦，别字非想——她家人不便称呼，遂叫她是梦娘。

兄妹二人，虽生于山僻乡村，却赖地脉灵秀，生得明眸皓齿，玉润金辉，望去如两团白雪，行来似一对明珠。女不愧鸾萝西子，男可方西蜀子云。但只恨穷乡下邑，甘颐生了一十八岁，甘梦长成一十六年，才、美过人百倍，却无一人知道。但喜得家中的产业，虽非素封，田连阡陌，却东皋西亩，听奴仆耕桑，也还足供衣食。故甘颐还守着世代的诗礼，只知诵读，并不想诵读之外别生他想。妹子甘梦，见哥哥读书通达古今，以为高妙；又见哥哥举业之外，时常做些诗文，感触心情，以为风雅。

遂看得女红一道，不足尽女子之能，绣刺余闲，遂也随着哥哥读书识字。不料生来的聪慧过人，稍经浏览，早已笔下有神，腕中有鬼。故每日但与哥哥倡和诗文，以娱白昼。不是哥哥做了叫妹妹合韵，便是妹子出题与哥哥对做。朝夕如此，到也不知寂寞。

忽一日拈了一个空谷幽兰的诗题，又拈了一个太史公浏览名山大川的文题。甘颐因叹息对妹子说道：“幽兰擅千古芳香，岂过于桃李，乃以生身空谷，每每为人遗弃。太史公为汉代伟人，即闭户著书，亦堪千古，尚欲遨游四海以成名。我甘颐香非幽兰，而隐僻过于空谷；才非太史，而足迹不涉市廛，岂能成一世之名哉？况椿庭失训，功名姻娅，皆欲自成。株守于此，成于何日？我不成名，妹妹愈无望矣。莫若辞了母亲，往通都大邑一游，或者别有所遇，亦未可知。”

梦娘道：“四海遨游，固文人远大之期，但哥哥年才十八，尚未老练，未免自怯。又颜如闺秀，只身而往，恐被人欺，亦不可不虑。不如仍在本乡，候宗师到日，觅领青衿，保守门户，再为他计何如？”

甘颐道：“本乡青衿觅得固好，但方今钱财之

世，你为兄的又不愿以钱财博功名，只恐要觅这一领青衿也不容易。功名如此，若再求才美为夫妇荣，恐更难矣。莫若远行一步，则天地宽而眼界大，或别有机缘，未可知也。若虑出门年少，为兄的男子也，有何难哉。”

甘颐主意定了，遂将此情细细与母亲田氏说知。田氏道：“幼学壮行，是你男子汉的事，我做娘的也不阻你。但听见前日刁家表兄来说，新宗师到了，府县要考。就是府县要财，不容易取，也须考过不取，方才死心。哪有虚料其不取，而竟不考之理？既要远行，何在一时。且待考过不取，再去不迟。”

甘颐见母亲吩咐，不敢不依，只得在家候考。过不多时，忽刁家表兄着人来报说道，新宗师已到了，县里考期已有了，请甘相公早进城去交卷。

原来这刁表兄就是田氏的姐姐嫁到刁门生的，住在县城，家道十分从容，名字叫做刁直，别字天胡。生得仪容甚陋，心情颇愚，所好者枕上之花，所贪者杯中之物。虽也挂着个读书之名，却恨与书无缘，每每相见而不相亲。这年已是二十七岁，曾娶过一妻死了。今见甘家表妹生得仙子一般，十分动火，欲要娶为继室，悄悄着人去求姨母。

姨母回复道：“你表妹酷好诗书，你须进得一个

学，便好讲了。若单以财求，未必能动。”故刁天胡着急，叫人来请甘颐去同考。甘颐因母命，要他考一番方许远去，只得进城到刁表兄家住下，至期同考。考过了，甘颐就辞别回家，与妹子说刁直一字不通。

及府案发了，甘颐不取，刁直倒取了。甘颐见府里不取，无由进道。料功名无分，只得拜辞母亲，要四方去游学。田氏前已许下，不好阻挡，只得听他所为。甘颐因收拾行李盘缠，只带了一个老苍头叫做王芸跟随，拜辞了母亲与妹子，约在三年中准回，竟飘然而去。正是：

海阔天空云路长，难教鸿鹄不飞扬。

任他暗向榆枋笑，听我乘槎日月傍。

刁直见甘颐府考不取，满心快活，以为再拚着二三百金，买了一领蓝衫，便好到姨母处求亲了。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甘颐一时高兴，出了门来，原未曾打点，竟不知何处去好。只得雇了一匹蹇驴，信路而行。忽行到一个村镇上。也不知叫什么地方。此时，日已向西，驴子不肯去，只得下了。要寻下处，又无歇店，只有一座大庙临于河上，也不知是什么神道，就进去借住。那庙祝看见甘颐少年清秀，知不是常

人，便留他在旁边房里住下。此时要睡尚早，因到镇市上闲步。镇上歇店虽无，酒店却有。遂进去沽了一壶，独酌得醺醺然，再走回庙中。天尚未晚，看见神座傍有写疏头的现成笔墨，一时感慨不平，遂提起笔来，在庙傍粉壁上题了一首《踏莎行》的词儿道：

白日求才，青天取士，无非要显文明
治。如何灿烂斗魁光，化为赫赫金银气。

秃铁无灵，毛锥失利，残书嚼碎无滋味。
尚余斗酒百篇诗，不如且向长安醉。

后写蜀人甘颐不朵题。题完，方到旁边房里去睡。这边睡下不提。

不期文宗这日坐了一只大座船——正按临重庆府——到了此处，见天色晚了，就吩咐住船，歇在庙前河下。这文宗姓施名沛，是江右人，大有声名，又最怜才爱士，考案甚公。船泊河下，看见大庙，因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庙。”地方回报道：“是关帝庙。”施文宗道：“关帝正神，可上去一谒。”左右衙役执事听见，忙传呼将闲人赶开。因船与庙相近，施文宗也不乘轿，竟慢慢的踱了上来。

庙祝迎接着，先到殿上拜谒过关帝，然后四边观看。这庙在村镇上，虽然高大，却没甚景致，就

走下殿来。忽看见旁边粉壁上有数行字迹，写得生动，遂走近前一看，见是一首词儿。细味词中之意，句句皆是怨恨受贿，考取不公，心下不胜沉思道：“我才考得一府，自以为不曾遗失一人，为何早有人怨恨？”又将词儿细玩一遍，又暗想道：“此词虽然怨恨，却词意风流，大有才人思致。有才若此，遗失了他，感慨不平，却也怪他不得。”看下边名字，却是蜀人甘颐。又想道：“我考成都一府，并不曾有这个甘颐。”因问庙祝道：“这壁上的词儿，是一向有的，还是近日题的。”庙祝道：“一向没有，就是方才一个过路的相公，偶然借住，吃醉了题的。”施宗师道：“这人去了还是在此。”庙祝道：“还睡在里边，明早就要去了。”施宗师道：“既在此，可好好的带他来见我。”说罢，就回船去了。

庙祝听见官府吩咐，未免惊慌，因忙走到旁边房里来叫道：“相公快醒醒起来。”甘颐正吃了数杯酣然睡着了，忽被庙祝唤醒，叫他起来，因问道：“我过路人，明日要早行，你叫我起来做甚？”庙祝道：“不是我叫你，是学道老爷。船在河下。方才上来看见你题壁的诗词，甚是属意，故着我叫你上去见他。”

甘颐听见，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词儿我虽不

为他作，却句句伤他，未免触他之怒。妹子未出门，就虑我不老练、惹事，今才举足，便早弄出这场大事来，却将奈何？”只管延挨，不肯起来。当不得庙祝催促，知不能免，只得大着胆，整整衣帽，竟随着庙祝走上船来。

此时天已黑了。施宗师点着两支明烛，坐在前舱。左右禀：庙祝带甘颐到。施宗师吩咐：“庙祝叫他去罢，甘颐着他进来。”甘颐听见，忙入舱跪下，叩首道：“童生甘颐叩见宗师老爷。”施宗师心上，只认做是个中年童生，故题壁怨怅。忽见是个少年，又貌如美人，暗暗惊喜。因问道：“甘颐就是你么？”甘颐道：“童生正叫做甘颐。”施宗师又问道：“庙中壁上的词儿是你做的么？”甘颐道：“正是童生醉后偶然乱道的。”施宗师又问道：“你词中说斗魁光化做金银气，这分明是怨恨本道考察不公，遗失你了。这一个童生，怎敢如此大胆？”甘颐听了，连连叩首道：“童生无福，并未得蒙宗师老爷赐考，怎么怨得到宗师老爷。”施宗师道：“你既不怨恨本道，却是怨恨何人？”甘颐道：“童生乃重庆府巴县人。闻宗师老爷按临考取童生，童生念读书一场，指望寸进，故随众赴考。不期文字无灵，才到府中，便遭遗弃。故醉后妄言，有触天台之怒，恳祈天台

怜念遭斥之苦，开恩放释。”施宗师道：“府中不取你，或者还是你做得文字不通。”甘颐道：“童生做得文字不通，理应不取。但不知为何比童生做得文字更不通的，却又高高取了。”施宗师道：“这也难信你一人之言。本道如今且出两个题目考你一考，若是文字平通，我便取你入学。倘做不来，或做得荒谬，却要发到府中去定罪。”甘颐道：“若得蒙宗师老爷赐考，便死也甘心。”施宗师因将笔写了两个书题、一个经题发下来。又吩咐衙役给他纸墨笔砚，叫他用心做，一面就退入中舱去吃晚膳了。

甘颐接了纸笔，就在舱旁一张桌上，展开题目一看，只见《中庸》上，一个是“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”《论语》上，一个是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《诗经》上，一个是“求之不得。”

甘颐看见宗师不责治他，转出题考他，知有好机会，满心欢喜。便卖弄有才，提起笔来将三篇文字一挥而就。

宗师夜饭吃完，甘颐三篇文字早已托门子传了进去。施宗师见文字做得敏捷，先已欢喜。再细看文义，又见研理入微，认题甚切，而笔墨之外别具一种幽秀之气。不禁大喜道：“原来此子倒是一个隽才。”因走出前舱来，当面发放道：“你这三篇文

字，也还做得平通，异日可以上进，本道取了。你可回家肄业听案，不可在外流荡，以笔墨播怨招愆。”

甘颐听了，忙拜谢道：“童生既蒙释罪，又蒙培植教诲，宗师老爷的鸿恩真天高地厚矣。”拜谢完，因退回庙中。庙祝接着贺喜道：“相公方才去见，小道甚是担忧，幸亏相公才高，上官起敬，得以转祸为福。不然怎么了得。”甘颐道：“此皆托老师福庇。”说罢，就去睡了。

到次日起来，庙祝见上官厚待，便备饭相请。甘颐吃了饭，就叫王芸称了五钱银子谢他，就央他买些石灰，将壁上的词儿粉去。因宗师吩咐回家候案，便不敢远去，只得又雇了一匹驴儿，骑了归家不提。

且说施宗师船开了，暗想道：“府县扼才如此，这甘颐昨日若不遇我。不几被府官埋没了。还须细心搜索一番，方不负衡文之任。”

不多时到了，众官迎入府中督学衙门坐下，府县官俱次第进见。见毕，府官就呈上考案。施宗师接了，打发众官出来，独留刑厅说道：“童生入学，虽非大功名，然人才进退消长之关，实系于此。府县往往视为等闲，漫不留心。听人公荐，实系私情。

烂收白木，遗弃青钱，使本道颠倒驾骀，不能获骏。这还罢了。最可恨，是使遗珠弃璧，肆讥腾谤，归于本道，其害非浅。贤司李须传与府县，尽心阅卷。”刑厅因打一恭道：“府县公荐，虽已成例，然阅卷恐亦不敢不恭。美才或亦不敢遗弃。况老大人藻鉴冰清，谁敢讥怨？”施宗师道：“本道亦非无据之言。昨舟泊村镇，偶步关庙，见壁间一词，中言“斗魁光”“金银气”，甚怨考案不公，大恨被人遗弃。本道追究其人，叫做甘颐。幸其人尚在，本道唤而诘责之，始知为府案不收也。因请面试。本道出了两书一经三个题目考他。本道一餐夜膳未毕，他这三篇文字已完。细阅之，淹贯精微，自是科甲之才。”因命取出，送与刑厅看道：“怎说得美才不遗？”刑厅看了，吃惊道：“童生中如何有此隽才？若不取，真可谓之遗珠矣。”施宗师道：“贤司李且休过责于人，文字有一日之短长，可先将他府考的卷子查出，待本道阅过，再为定夺。”刑厅应一声“是”，遂打一恭退出，忙忙回府见府尊，备说前事。

府尊竟茫然，不知甘颐是谁。及取县案，叫书房去查，在“没公荐”，“无分上”一束败卷中查了出来。再细看时，方知文字做得精美，比案首的更

好。只因未曾行贿，所以搁起。今见宗师来查，甚觉没趣。只得加上批评圈点，央刑厅只说是此卷原拟作案首，只因前日去参见按台，匆忙中遗失了。

刑厅见宗师。只得就将此言回复。施宗师道：“好卷不取，还可推得匆忙；若取过的不通，便难推匆忙了。且候考后定夺。”一面就发牌考试。

宗师内里，虽然如此严饬，而童生外面，哪里得知？犹纷纷的求分上、央人情。这刁直用了三百两头，央了一个大乡宦的分上，以为确然入学无疑。自经道考后，便欣然以秀才自居。等不得发案，便先穿了阔服，骑匹马，跟随着家人，竟到横黛村洗墨溪上来看姨母。一见面就说道：“表弟整日读书，这样高才，不期府里倒遗失了。若不遗失，此时道考过，同我双双入学，岂不美哉！他不与道考，明日叫我独自一个迎了入学，只觉道不兴头。”田氏道：“这是各人的命运，哪里论得。”刁直又问道：“表弟怎么不见？”田氏道：“他因府里不取，在家读书没兴，前日就出门游学去了。”刁直听说，因大笑道：“这就呆了。一个人的才学是造定的。若有才，在家何尝不发？若无才，便走尽天下也是一般。闻这施宗师真心怜才，考案最公。若在家，候他考完，赶个遗童，或者还有些指望，却远远的去撞些